

《中國兵學大系》跋

李賴瑤芝作

一九五七年春

「中國兵學大系」不至胎死腹中，不至功虧一篑，而終於誕生出來了。這是當局愛護兵學國粹，革命軍人需要兵學國粹和共同體認先夫畢生心血所催生出來的時代成果。真是悲喜萬千！

先夫常指這些兵書說：「這是我國歷代兵家名作，是歷史的靈與血的晶瑩的結晶，是歷盡滄桑千錘百鍊不朽的軍人魂，是萬古常新的用兵原理原則。」

先夫少年即愛好兵學。留學東瀛時，目睹日人崇尚我國兵學，常稱其闡釋論著之多，如雨後春筍；而國人多視同陳跡腐篇，他便細心搜集和研究，決心發揚我國兵學。

在我們結婚的時候，我便接受了一些兵書的管理。當時抗日炮火漫天，我倆遷徙各地。這些兵書，他一方面搜集，一方面探究，一方面還得割愛留置各地。因為戰事的觸目驚心，國破家亡的播遷離亂，民心士氣的同仇敵愾，更堅定了他對兵學的追求。

民國三十年他創辦「世界兵學社」於廣東曲江，出版「世界兵學月刊」以「闡揚中國固有兵學，介紹各國最新兵學」為宗旨，又出版各種兵學著述。他跟著戰事的轉進，由京滬而粵、湘、而桂、黔、滇，其間曾時斷時續，再接再勵，苦苦支撐了數年。及至勝利還都，他更奮力廣事古兵學的搜集與鑽研，又在「世界兵學月刊」上介紹各國新兵學與出版多種專著。當時將所輯古籍定名為「中國兵學大系」或名「中國武庫」，擬與諸兵學作家共同整理與闡釋之，然後出版，俾國人能切實探討，與時代相印證，相發明，而後進一步謀求中國兵學體系的倡建，為其最高目標，也就是他畢生的宏願。

三十六年（1947）「世界兵學月刊」三卷五期，他曾著文呼籲建立「救人」的兵學思想說：

「歐美的兵學思想，自克勞塞維茲以來已走入歧途了：即他們全以「澈底殲滅」的殺人主義為本。所以到了工業發達以後，便競相致力於武器的發明，尤其到原子彈發明之後，殺人的技術與威力愈加巧妙而猛烈，一舉便可以殺人數十萬。像這種『殺人』的兵學思想，如果再任其發展下去，恐怕全世界都要毀滅，全人類都要死亡了。」

「在今日，我們為糾正這種錯誤思想，非把『救人』的兵學思想建立起來不可。」

「我國向來的兵學思想，都可以說是以『救人』為本的，像孔孟所倡導的『仁師』，『義戰』；老子所倡導的『慈以戰則勝』；孫子所倡導的『全國為上』，『不戰而屈人之兵』；吳子所倡導的『綏之以道』，『五戰者禍』；又司馬法所倡導的『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這種崇高的學說實值得我們今日來倡導，澄清目前世界上所鼓吹着的以『殺人為本』，『殺得愈多，功愈高，名愈大』的兵學思想，尤其軍人們的思想！」

「我們主張原子彈應運用於『止戰』，『救人』。我們應大聲疾呼共起而建立『以仁義為經，以和平為緯』的『救人』的兵學思想。」

可惜事與願違，接著已是反共抗俄戰爭的迫臨，又是一度遠涉重洋，播遷來台。兵書文墨，尤其這些古本兵書，永遠是我們的重要行囊。抵台之後，他重整旗鼓，復版各種兵書，在反攻復國的使命下，他更急於本「大系」的出版。近年曾經前後兩次油印「大系」的目錄，向各方友好面函商請參加意見，以便排印，又進行這些古籍的標點工作。還對我說：要到指南宮稍住，在那裏滌盡俗務，擴展胸懷，聚精會神地去寫一篇「大系」的長序，就所收全部兵書，一一介紹其兵學要領，縱觀全文就是一部「中國兵學思想史」云云。可是俗務那裏搨擋得開？一生清苦又那來巨資刊印？但是他雄心未了，窮思極慮地去設計，去籌劃，欲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力達成此書的出版，而後急謀倡建中國兵學體系的開展，一申報國之志。不幸就在這種艱苦困竭中，他便心力交瘁地倒下去了，在四十四年八月七日的清晨突以腦溢血逝世。唉！腦汁絞盡，心血嘔乾，他便一暎不視了！

追憶結禡只不過短暫的十六年。這期間他始終站在兵學研究崗位，滿室書紙筆墨中傾其全力於兵學鑽研，坐思起行，兀兀窮其一生。他的身體是這麼健康，他所追求的目的又是這麼有益於人類、國族，他的為學又是這麼精專，我以為他一定可以達成所願；但怎麼便這樣無情地中斷？他對著述的專摯，於鑽研的深遠，虛懷的探究，宏大的抱負，每常出不知所往，行不知所止。我惟有盡心於一位學者的侍奉，與衷心的無限神聖景仰。但兒女情懷，不無怨嘆！猶以為來日方長，豈知突然間已到了我倆生命的終點！

唉！我熱愛的丈夫就這樣永訣了！他本具奇才，奈何畢生窮厄！他對本「大系」確曾窮精竭力無時無地不注意去搜選。中間雖千磨百折，但他矢志不移。他不知肉味，不爭榮利，始終這樣堅毅苦幹，直至輪將到他最後一滴鮮血便轟然中斷了。在今日赤禍橫流，文物毀滅殆盡之餘，先夫這種瞬息不停，萬難不辭，對於衛護兵學國粹，不是已盡了最大的貢獻了嗎？今不幸天不假壽，成年毀折，教我怎忍他從此隕滅！？然死者不可復生，又叫我怎忍這些古籍零落、散失、虫蝕、鼠竊！？他齋志以終，更教我怎忍英魂鬱結，一任長恨與天地同其綿綿！？

人海是這樣茫茫，社會於我又是這樣陌生，孤寡的深谷又是這麼慘淡幽暗，我匍匐摸索，我惟有向英靈泣訴，可是英靈默無一語！我步出庭門，誠訪先夫生前摯友，他們告訴我：「學術是大眾的力量，前仆後繼，當前的有力者和學術的愛好者自然會繼續匯集熱與能，造成兵學的光芒。」又再三囑咐我：「這是國家的瑰寶，毋愧對亡人！亦毋辜負故籍！」我俯首慄慄，趕速拭乾淚眼。我看見先夫生前的長官友好的摯情在招手，我立即向前叩懇，首先得到陸軍總司令黃杰將軍的純友情資助，很快又得到參謀總長彭孟緝將軍的主力預約，可是因為孤寡棉薄，印刷費尚有不足。我顧前瞻後地決定先將本「大系」付印，然後再擴大籲請，隨而得到司令官劉王章將軍、部長張其昀先生、海軍總司令梁序昭將軍、空軍總司令王叔銘將軍、國防部長俞大維將軍、聯勤總司令黃仁霖將軍的次第熱烈預約，還有遠在金門前線的將士們的個人預約單也紛至沓來，各地部隊長及教育機關等處，也陸續預約……就在這樣地交相支持之下，本「大系」卒底於成了。微弱的我，在這樣浩瀚偉大的協助之下，我的感激真是無可名狀！有一位連長，一位尉官，穿著簡樸的軍服也來預約，我確實有點驚疑，這

當然是節衣縮食所得，但他們是這樣酷愛兵學，使我肅然起敬！張載先生說：「憂戚五汝於成」，我耳濡目染的孫子兵法說：「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日面臨反攻復國的聖戰中，大眾發揚兵學的史績，必將創造當前更光明的前程。雖不幸的是先夫的早歲遽逝，但所幸的是先夫點滴的鮮血已得致送於千萬將士之前。惟願千萬將士與學者們勇往向前邁進，發揚光大我國兵學國粹，並與西洋兵學融會貫通之，播植「救人」為本的中國兵學思想，進而建立中國兵學體系，這是先夫宏揚國家民族兵學的抱負，也就是先夫對千萬將士學者的祈待與寄語。

先夫之死，本屬無可補償的損失！所幸他一生兵學而外，友情至上，友情成了他的最大遺產，由弔死、卹孤以至本「大系」的出版，一切都是友情的賜予。讀過先夫兵書的朋友、景仰他兵學的朋友、惋惜他早逝未能謀面的朋友、身穿軍服的陌生朋友，都常來憑弔和慰問，這樣聖潔的友情多麼值得珍視！我無以為謝，祇有殷切地致送先夫熱愛的兵學於千萬將士友好之前。

由於先夫之死，我才想見了歷史上無數賢夫慈父的死，是怎樣地震碎了孤寡的心弦；我才窺見了千古良將武士的死，是怎麼震動了民族的魂魄；由是更進而認識了前線哨兵的堅挺，衝鋒、肉搏、擲頭顱、灑熱血的千萬將士們的無上忠勇與偉大！螻蟻偷生的我，謹踏著先夫的血跡，緊靠著先夫英靈的陪伴與其精神的感召，誓為將士服務！

本書得以刊印，均出於國軍首長將士們的全力助成，由是先夫的遺志得以表彰於後世，得與著述長存，精神不死，謹向國軍首長將士們致以衷心的謝意。先夫所遺五個孤兒孤女，今後如得賴此版稅安定其教養，真是托庇於無窮，感激於無既了！

蒙陳副總統、于院長、俞部長、彭總長、陸軍黃總司令、海軍梁總司令、空軍王總司令、聯勤黃總司令、羅次長、劉司令官、柯副司令官賜題封面、序文或題字，實為本書的殊榮，至為銘感。

此書凡事得到先夫老友趙尺子、劉聞祖諸先生指導，勞神費時最多，真是衷心感激。尚有先夫許多生前友好如總統府戰略顧問劉詠堯將軍、陳上校壽恆，或予指導或協助預約，俱是無限感謝的。在影印方面，得到藝文印書館代為加工修板，並得嚴一萍先生代為編排設

計，又費盡心力找得更好版本數種，使本書得臻清晰完美，實為至上友情！

此書選輯內容均係依照先夫原定計劃全部十四冊完成，惟尚缺先夫序文乙篇。這次設計付印時，我曾搜遍遺稿，可是始終不見長序所在。想是因為當時付印無望，故未寫出？抑是寫出送誰審閱，尚未退還？如果未寫，這是無可補償的損失；如果寫了而尚存於某位友好手中，至懇務即寄還，以便補印。現假定先夫果未寫這長序，謹以萬分誠意，祈求先夫友好以及讀者，請於賜讀本「大系」之後，參古證今，引用所收各書原文，撰寫「中國兵學思想史」一篇，以便再版時列為「代序」，完成先夫未竟之志，我除馨香銘感之外，敬備最高筆酬。稿長二三萬字即可，如承俞允，請先函告。

在這孤燈陋室中，窗外敲著淒涼的冷雨，五個孤雛已安然入夢，祇有先夫的遺像陪伴著我。「大系」付印事務完竣，我才剖心瀝血來寫這篇跋文，在震撼心弦的情意之下，一段一停筆，一陣熱淚湧出一段苦文。寫到千古良將武士們的死是怎樣震撼了民族的魂魄處，我跪下為今日的將士人民虔誠地禱告：安得那以「仁義為經，以和平為緯的救人兵學」及早誕生，安然致世界於大同！寫到先夫友好給此書的友情處，我泣訴先夫說：「但願你所倡建的『中國兵學體系』從茲萌發、滋長、繁榮！等待全書裝成之後，我再細細為你一字不遺地朗誦一遍。」

淚盡更殘，霜華悽冷，柔腸寸斷，音容難覓，我實在有點不支，有點軟弱，但願中國兵學日放光彩！先夫耿耿精神永在！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春 未亡人 李賴瑤芝謹跋